

青年文学创作的窠臼与突破

西川



太行山里的「诗眼睛」

周至

以诗歌评论为主要内容的公众号“诗眼睛”已刊发超过2000期。6年辛劳，主编王恩荣以一己之力，在太行之麓的晋中市和顺县，将“诗眼睛”的影响扩大到全国诗坛及海外。诗人梁志宏评价：“诗眼睛，是当代诗坛一双有宽阔视野和审美眼光的眼睛！”

热爱诗歌的王恩荣，过去在家乡一个小镇教书，近20年，他隐居简出，一边进行文学写作，一边融入大自然。调到和顺县城工作后，他的劲头更足了，想法也更多了。为了帮助更多的和他一样在文学路上苦苦求索的人，他开现代诗写作的视野，确立了自己的文学公益目标。

与诗人韩庆成、曹惟相相识，对王恩荣来说是一个节点，与中国诗歌网“诗歌周刊”结缘，让他有机会去帮助他人。他推荐了约60位山西诗人发表作品，成为周刊评论版执行编辑后，荐选在刊物上发表的评论、诗作更多了，为山西诗人走向全国尽了绵薄之力。

2017年3月，王恩荣怀揣对诗歌的纯真理想，创办公众号“诗眼睛”，走上了艰难又不平凡的道路。文学是一种需要天赋的事业，同时也是一项公益事业。文学精神就像火种，每一名真正的文学人都像火工，义无反顾地把这个火种传下去。虽然理想与现实有冲突，也时有迷茫，但王恩荣没有消沉，而是更加坚定自己要做的事。

“诗眼睛”的读者分布世界各地，有普通诗歌爱好者，更有著名诗人、诗歌评论家，关注者数万人。通过这个平台，国内众多文学评论工作者已点评了数万首诗。刊发名家作品之外，还着力推广诗歌爱好者，推出新的诗评人、诗人。

虽然是一个人做编选工作，但他有自己的原则：只选稿不约稿；既要优秀评论，所评之诗也必须是好诗。惟质是选，论质不论量。选诗十不取：生拉硬造无贯通气息不通透者不取；幼稚玩童真华丽辞藻者不取；玩高深朦胧者不取；没生活底气缺思考者不取……

他遵循谢冕和孙绍振的主张选诗，对于新的诗歌出现不急于否定，博采众长，坚持大众化的雅俗共赏，守住小众化的深刻。

在文学的世界，是孤独的，而诗歌的世界更是清冷寂寞的。很多人在“诗眼睛”中看到了希望，读出了萌动，感受到诗歌的魅力。王恩荣喜欢诗人威廉·斯塔福德的一句话：“如果你允许诗和你一起生活，你对周围世界的每一瞥都将是一种拯救。”

“恩荣对诗的评判是有敏锐眼光的，这来源于一位教师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教养，以及对诗歌求真的研究，在当下诗歌滥情的年代，让人心暖。”原《都市》副主编赵少琳评价。诗人病夫赞：“诗眼观天下，童心鉴真伪。”



在陈逸青刚刚套上棕熊服，还不适应的时候，小说中出现了一段文字，说陈逸青“连睡觉都是穿着衣服睡的。那身熊毛，渐渐变成了陈逸青的，柔软茂盛，根根分明，从他的手臂、大腿、腹股冒出，连指甲都覆满了。床上、地板上，就连餐具里，到处都是陈逸青身上掉落的熊毛……”读到这里，我以为范晴要把自己带入卡夫卡《变形记》的轨道。但是读下来，发现她并没有这样做。这挺好。如果她这样做了，那就是落入了已有文学的窠臼。已有文学不论中外，对我们来说大多是经典，在具体的创造性的写作中一扑向经典其实是缺乏文学见识（学习性写作另当别论）。她没有进入卡夫卡的轨道，继续着自己的叙事。

小说中展现出一名青年人对远远大于自己的生活的观察，而且这观察中还带着一种幽默感。虽然语言还谈不上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但我看出了她的才能。

范晴毕竟年轻。她说“爷爷踢出的谷垄歪歪扭扭，像楷书；陈逸青踢出的谷垄歪歪扭扭，像狂草”，这个说法有趣，透露出作者的文化修养，但也有点儿突然——文化之光忽然照进了普普通通的乡村与县城的生活，但作者又没有将它展开成一个必然的因素：乡下人当然也写毛笔字，但不是人人都写。范晴说“汗水从爷爷鹰展的臂间飞溅，坠入金黄色的谷场，像献给田野的吻”，这有点过于诗化了，而且是学生腔的诗意。当她提到“百老汇的踢踏舞”时，我为她的行文捏把汗。还好，还好，这样的有点水土不服的句子在整篇小说中只出现了一次。

间上弄点马尔克斯，结构上弄点博尔赫斯，道理上弄点庄子、佛经，也就这样了。这种书写不仅体现在大多数年轻人的小说写作中，也体现在很多年轻人的诗歌写作中，也体现在我们的电影叙事中——电影、电视剧、舞台小品都有所沾染。我们很难在其中看到货真价实的艺术发现、发明和创造力。

我这里没有对小说创作者，尤其是青年小说创作者的不敬，我讨论的也不是所有青年小说创作者的作品。我随时准备接受具有新观念、新语言、新节奏、新视野、新实验、新叙事的，与我们复杂的历史进程，与我们当下真正的生活、心思相对称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电影的袭击。如果一名青年作家坚持走老派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之路，那也好，那就做好超越19世纪欧洲以及20世纪中国前辈的准备。如果既不创新也不超越，那就是自得其乐的“文学”了。没有抱负的文学有什么好写的呢？

我的学生范晴的短篇小说《棕熊踢踏舞》真正只写了一个人物，叫陈逸青。故事并不复杂：一位农村青年在县城找到一份工作，在面包店门口扮演棕熊以招揽顾客。他裹着棕熊服，像爷爷一样踢踏舞的情景被人拍成视频发布到网上，引起很多人关注；之后他与与人发生冲突，从棕熊服里露出自己的头。文中提到，套在棕熊服里面的主人公陈逸青“惊恐地发现自己失声了。他不断地张开嘴，却只是徒劳”。小说的最后写道：“陈逸青看见自己和爷爷的影子融为了一体。”——这显然有点宿命的意味。范晴还很年轻。她力图走到自己故事的背后，这值得称赞。



黄德海

关于白洋淀的文学作品，差不多只有孙犁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创作的几篇，却因为写出了当时的抗战大局和人们在战争中的细腻心思，加上诗意的描写深入了时代和生活的肌理，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让白洋淀成了特殊的文学形象。每每想到或提到白洋淀，似乎都能闻到淀上荷花淡远的香气，看得见那苍青色的漫天芦苇和人家屋顶上的袅袅炊烟。

如今，将近80年过去了，这块土地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土地上的人们又在做些什么呢？关仁山的长篇小说《白洋淀上》（作家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或许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

在关仁山的这部小说里，经历过抗战的老人和他们的子孙，大多仍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没有忘记那段悲愤与抗争相伴的历史。不过，时代的主题变换了，不再是对抗现实的敌人，而是如何加大乡村的发展力度，怎样建设新时代的新乡村。于是，我们在小说里看到了城乡的互动、土地的流转、生态的维护、多产业的联合、高科技的创新……那些过往似乎跟乡村不相干的一切，现在都一点点降临在这块古老而新鲜的土地上。大地以厚德载物，时代种下新的机遇，大地就渐渐苗出新绿。淀上荷花，风中芦苇，甚至是院落里的鸡鸣狗吠，仿佛亘古不变，却如同好雨洗过的世界，焕发出截然不同的风采——翻开泥土，新香怡人。

时代与土地的更新，离不开人的更新，《白洋淀上》也塑造了新的人物。以王决心和乔麦为首的一群年轻人，听着铃铛奶奶的抗战故事，传承着世代相传的质朴和善良，却没有故步自封，而是在新的时代里积极学习新知识，接受新观点，寻求新出路。最终，王决心成了国

企工匠，养鸭女乔麦成了具有家国情怀的乡村新人，其他人也逐渐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忘记历史和土地意味着背叛，忽视当下和时代意味着懒惰。在变动不居的时间潮汐里，这些年轻人抖擞精神读书学习，虽然落脚点仍然是脚下的土地，却具备了国际视野和全局观，既能注意到高科技在当今时代的重大意义，也能发现农业问题背后的国际竞争，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新的乡村人物。新时代的乡村建设之道，在新民，那些在大书院里读书的年轻人，循着书香披荆斩棘，从自己脚下走出了新路。

每一片土地上都有复杂的生存形态，白洋淀也不例外。人们在这里打渔、养鸭、种树、编织、经商，也在这里奉生送死、行善积德，当然也难免有恩怨纠葛。值得注意的是，关仁山写到了王、姚两个家族的恩怨来由，却并不是一心围绕恩怨制造矛盾，增添情节，而是耐心地书写恩怨的来龙去脉，在丰富的细节中一点点尝试解开恩怨的可能。不止如此，那些在小说里犯有过错或性格有缺陷的人，作者也没有让他们成为善良或坚强者的对照，而是贴着他们自身的性格逻辑，给出他们自我调整的合理空间。比如，暴躁易怒的“腰里硬”稍稍减少了自己的戾气，曾经背叛妻子的王德逐渐意识到爱的深意，生性懦弱的水牛经历波折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信心。没有人生来就完美无瑕，能在人世中表达善意或调整一点自身的缺点，已经算得上是心灵之香了吧？

不必过于精确地计算小说的写实和精神属性，这部饱含着泥香、书香和心灵之香的大型长篇小说，既是现实的镜像，也是作者理想的载体——白洋淀上的水天一色，原本就由人的眼睛创造。（图为白洋淀风光）

艰难求索迎蜕变

红眸

有意思写什么。虽然对写作一无所知，但并不妨碍通过完成作品来获得巨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写完之后对自己的作品沾沾自喜，每每听到批评都不屑一顾，偶得别人的赞赏颇有一种偶遇知己的错觉。很多人的写作生涯应该会止步于这个阶段。幻想自己是一名怀才不遇的作家，只是没有遇到慧眼识珠的人。处于这个阶段的写手其实往往不善于学习和总结。导致自己的作品长期无人问津。

如果创作的文字只是给自己看，其实也无伤大雅。但如果想把自已写作的文字给别人看，都会不可避免地进入写作的第二个阶段，开始学习写作。

常言道：阳光下没新鲜事。我们也总是踩在先贤的脚印上不断前行。生活在这样一个信息获取极其方便的时代真的是一种莫大的幸运。因为只要想学习写作，会有数不清的资料出现在你的面前。古今中外的名著以及优秀的影视作品中蕴含着无穷的养分。通过这些作品可以读懂其中的思想，模仿作者对一个故事框架以及材料的掌控，学习他们写故事的技巧。很多时候会惊讶于，原来这么写可以让故事更好看。

举一个例子，比如写一场雨，如果只是写“我睡起来发现外面下了一场雨”，这只能算是一种记录，并不能算一个故事。但如果给这场雨添加一些材料和写作技巧，就能变成一个故事。比如将背景放在干旱的非洲某国，已经数月没有降雨，民不聊生。而你笔下的主人公觉得自己是一名能呼风唤雨的祭司，当然，他从来不曾成功求下雨水。他会有一些追随者，更多的人以为他是骗子。最终他排除社会和环境的阻力，从万里无云的天空中变幻出一场甘霖。

省作协第七届五次全委会召开

5月15日，山西省作家协会第七届全委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太原召开，增选冯军为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邢利民讲授专题党课。省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省作家协会七届五次全委会委员、省作家协会相关同志列席会议。

会议指出，新时代新征程上，省作家协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团工作和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紧紧围绕政治引领、团结引导、联络协调、服务管理、自律维权、推动创作的职能，切实加强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不断巩固全省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鼓舞全省人民意气风发迈上新征程。

专题党课带领大家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 and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视察山西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强调要牢牢把握“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的总要求，扎扎实实开展好调研活动，通过抓好问题整改进一步提升服务全省文学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工作平台，大力推进文学事业从“高原”向“高峰”迈进。

会议希望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牢记初心使命，牢牢把握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主线，突出重点、打造亮点，守正创新、勇毅前行，向推进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王 殊

众人对谈《意外想象》

日前，文学评论集《意外想象》新书对谈活动在太原举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庆祥、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聂尔、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李黎、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杨遥、昆明市作家协会主席陈鹏、太原学院教授刘媛媛、山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董晓可和诗人张二棍8位嘉宾，以两人一组对谈的形式先后对《意外想象》作出评价。来自全省的作家、评论工作者及文学爱好者50余人参加。

《意外想象》由我省青年作者王朝军创作，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年1月出版。对谈首先在聂尔和杨庆祥之间展开。聂尔以“自由的文学批评”为题，谈了这本评论集对他的六点启发，认为书中的批评是一种去中心化和经验主义的、以图像或形象为基础的批评，是一种慢的、轻的、通达的和“未知”的批评。杨庆祥重点从敏感度、深度、高度三个方面进行评价，认为《意外想象》有现场性，“描摹出了中国当下写作的地图”；虽然篇幅都不长，但有深度，能与文本形成一个对话，是一种有难度挑战的批评。作者以一个平视的甚至更高的视角，从总体的文学、理想的文学，从人性的丰度、高度和宽度来看待和理解当下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

李黎和杨遥在第二个环节展开对谈。李黎认为王朝军的文学评论具有“导游图”的意义，在作品和读者之间建立起必不可少的桥梁和通道；总是逐热点，总是站在一个稍微远的地方看，保有情感色彩。杨遥认为好的文学评论工作者不只是发现作品的好，而是整体判断作家和同时代人，以及作品在整个文学史上的地位，指导作家怎样才能做得更好，本书作者正是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关注的对象也不都是大作家，而是比较有实力的作家作品。

刘媛媛谈到作者的文学评论有一种孩子般拆解的快乐，不受所谓评论理论的约束。陈鹏从他的小说由这位陌生的评论工作者拆解谈起，认为他读出了一位作家的核，解读出很多繁复细腻的意义。

在最后一个环节，董晓可提到书里的评论采取一种讲故事的方法，像是追求创作一首诗或一篇散文，让大家感受到文学评论与作品形成互动之后的微妙存在，具有挑战精神。张二棍表示从书中可以看出作者不是在做一个机械的工作，而是有心灵感应，带着情绪、情感、情思来写评论的。

肖静娴